



《诗经》中“桑”的意象

The Image of Mulberry in the Book of Odes

张洁敏

Teo Jie Min

16ALB0696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19



《诗经》中“桑”的意象

The Image of Mulberry in the Book of Odes

张洁敏

Teo Jie Min

16ALB0696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SEPTEMBER 2019

目次

宣誓	j
摘要	ii
致谢	iii
一、绪论	1
(一) 研究背景	2
(二) 研究目的与价值	3
(三) 研究范围与方法	5
(四) 前人研究回顾	6
二、“桑”的意象	10
(一) 意象的内涵	10
(二) “桑”意象的分类	12
1. 生命意象	13
2. 乡土意象	15
3. 男女意象	16
4. “桑”与古代的婚恋风俗	18
5. “桑”与祭祀活动的关系	19
6. “桑”与古代女子的形象	20

(三) “桑”在《诗经》以后的运用·····	21
三、“桑”意象的艺术价值·····	23
(一) 含蓄婉转·····	23
(二) 质朴清新·····	25
(三) 意境营造·····	26
四、结论·····	29
引用书目·····	31
附录·····	35
附录(一):《鄘风·定之方中》·····	35
附录(二):《鄘风·桑中》·····	35
附录(三):《卫风·氓》·····	36
附录(四):《郑风·将仲子》·····	36
附录(五):《郑风·山有扶苏》·····	37
附录(六):《魏风·十亩之间》·····	37
附录(七):《魏风·汾沮洳》·····	37
附录(八):《唐风·鸛羽》·····	37
附录(九):《秦风·车邻》·····	37
附录(十):《秦风·黄鸟》·····	38
附录(十一):《曹风·鸛鸣》·····	38

附录（十二）：《豳风·七月》	39
附录（十三）：《豳风·鸛鸛》	40
附录（十四）：《豳风·东山》	40
附录（十五）：《小雅·南山有台》	40
附录（十六）：《小雅·黄鸟》	41
附录（十七）：《小雅·小弁》	41
附录（十八）：《小雅·隰桑》	42
附录（十九）：《小雅·白华》	42
附录（二十）：《大雅·皇矣》	43
附录（二十一）：《大雅·桑柔》	44
附录（二十二）：《鲁颂·泮水》	45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张洁敏 Teo Jie Min

学号：16ALB06961

日期：2018年8月9日

论文名称：《诗经》中“桑”的意象

学生姓名：张洁敏

指导教师：林志敏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着周代社会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名物，当中包括了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而自然名物中又属植物出现的次数最多。《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植物为“桑”，“桑”的运用为诗歌注入了不同的意象。本论文将使用社会历史批评法去探析周代社会的风俗文化等如何影响“桑”所蕴含的意象。通过文本细读法，笔者得知《诗经》中的“桑”不只有着表面上的意思，也蕴含了许多意象。在经过分析和归纳后，得知“桑”有着生命意象、乡土意象和男女意象。这些意象又可以延伸出更深一层的文化意蕴，例如“桑”与古代的婚恋风俗、祭祀活动的关系以及古代女子的形象。“桑”之意象在《诗经》中的运用为诗歌带来了含蓄婉转的美以及质朴清新的美，意境的营造不仅增添了诗歌的语言特色，也让诗歌变得更为生动。

【关键词】 《诗经》、“桑”、意象

致谢

经过数个月的时间，这份论文终于顺利完成了。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林志敏博士。从论文的选题、研究方向到论文的完成，林老师都给了我许多宝贵及专业的意见，使我对于这份论文有了确定的目标和方向。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感谢林老师抽出宝贵的时间替我指点迷津，让我重拾心情继续完成这份论文。

另外，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在我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给予我行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默默地替我加油打气。例如在我被沉重的论文压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递上一份已经切好的水果，让我能够喘一口气，重新充电。家人的支持是我继续完成论文的动力。

最后，当然少不了和我一同并肩作战的朋友们。大家在忙着写论文的同时，也不忘关心彼此论文完成的进度与心情，并在友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给予帮助。相信大家大学三年里共同经历的一切将来会成为很美好的回忆。

一、绪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殖桑蚕的国家。传说黄帝的元妃嫫祖是最早发明并推广养蚕技术的人。由于饲蚕缫丝的历史甚为久远，因此桑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栽培的树木之一（耿焄，1996：57）。陆文郁在《诗草木今释》中指出，桑又名家桑、桑树，其果实为葚、椹或黹，俗称桑葚，属于桑科植物的一种，学名为 *Morus alba* L.，原产地为中国北部及中部。桑树属于乔木，通常呈灌木状。其叶为卵形或广卵形，且边缘呈锯齿状，幼树的叶子常常会出现分裂的情况。桑树的花呈淡黄绿色，果实则是椭圆形的形状，并在成熟后呈白色、淡红色或黑紫色（陆文郁，1992：32）。

桑树的用途很广，桑叶可以用来养蚕，桑葚则可以供人们食用，或将其捣成饼并收藏起来，以便不幸闹饥荒的时候可以用来充饥。此外，桑葚也可以用来酿酒。由于桑材的质地较为致密，因此古人经常将其当成制作弓的材料。中国身为一个农业国家，自然需要许多工具以便为农民们带来便利。除了弓以外，桑材还可以用来制成各种农具、器具、家具和车辕等。人们也可以将其栽植成灌木状，然后取其内皮的纤维以制成纸，这类纸称为“桑皮纸”。应霞在〈桑树的药用价值〉一文中指出，桑树的药用价值很高，它的根、根皮、嫩枝、树枝、桑叶、叶汁和桑葚都可供药用（应霞，1991：35）。

由此可见，桑树的每一个部位都各有用处，可谓浑身都是宝。后来，人们开始意识到种桑养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大量的种植桑树，采桑养蚕也因而成

为古代女性的主要劳作之一。桑树也因此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走向文学，更以不同的意象出现在《诗经》里，为诗歌带来不同的艺术价值。

（一）研究背景

《诗经》在先秦时期原本只称《诗》，或取其整数称为《诗三百》。《诗经》亦被称为《毛诗》，是汉人毛亨、毛萁所注释。直到西汉时期才被尊为儒家经典，正式称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收录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五百多年间的诗歌，总数 311 篇。当中 6 篇为笙诗，即只有篇名而没有内容的诗歌，或称笙诗六篇，分别是《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以及《由仪》。《诗经》中的诗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孙克强在《诗经与中国文化》中指出，《诗经》的作者佚名，大部分都已无法考证，但我们可知道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多样化，他们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孙克强，1997：4），例如下层阶级的农夫、役夫、士兵和上层阶级的公卿士大夫、宫廷乐师等，当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可见《诗经》作者身份之复杂。

《诗经》以《风》、《雅》、《颂》这三个部分进行分类。《风》是个人对于国家大事的感慨，分为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和《豳》，共 160 篇，为平民百姓所作，属于民间歌谣；《雅》是对于王政兴衰的反应，分为《大雅》和《小雅》，共 105 篇，为朝廷士大夫所作，是典正之词；《颂》则是歌颂君王圣德于神祇的，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共 40 篇，为朝廷列官所作，属于宗庙乐歌。

《诗经》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诗歌里出现了大量的名物。《诗经》中的名物，总体上可分为自然名物和人工名物两大类（吕华亮，2010：2）。自然名物包括了草木鸟兽虫鱼、山川风雨、江河湖泽、日月星辰等；人工名物则包括了服饰、车旗、饮食器、乐器等。在众多的名物之中，则属植物的出现次数最多。为何《诗经》中频频出现各种植物的名称？孙作云认为，这是因为《诗经》中多民歌，而民歌是劳动人民所创作（孙作云，2002b：2）。他们亲身参与劳动，也经常与大自然接触，因此他们对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中包括它们的名称、形状、生活环境和特点等，以致他们在歌唱的时候将各种动植物随口唱出，导致《诗经》中大量的出现了各种动植物的名称。

本论文将着重于研究自然名物内的其中一种植物，也就是出现次数最多的“桑”。论文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笔者将探讨“桑”意象的内涵、“桑”意象的分类以及“桑”在《诗经》以后的运用。其次，笔者将探析“桑”意象所带来的艺术价值。

（二）研究目的与价值

《诗经》作为一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内容极为丰富，记录着周代社会的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思想文化以及动植物和天象地貌等。值得注意的是，《诗经》对动物和植物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1977：1101）就如孔子所说，“多识于鸟兽草

木之名”是阅读《诗经》的其中一个好处之一。通过阅读《诗经》，读者对“鸟兽草木之名”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进而增加读者对动植物的了解与兴趣。

相比起动物，《诗经》对植物的描写显然更多，许多对读者来说相对陌生的植物名称皆出现在《诗经》里。植物被大量引入诗歌的原因与周代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与周代农业社会脱离不了干系。除了为了维持生活而种植植物外，周代人民更借助植物为诗歌注入了各种不同的意象。

虽然被记录在内的植物种类繁多，但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非“桑”莫属。为何“桑”一词频频出现？这是因为桑树是中国最早栽培的其中一个树种之一，也是古代住宅周围常种的一种植物。此外，桑树的用途极为广大。潘富俊在《诗经植物图鉴》中指出，桑叶可以用来养蚕；桑椹味甜可以食用，不但可以救荒充饥，还可以酿酒。桑皮可以入药；树皮可以制纸，俗称“桑皮纸”。桑材质地致密，除了经常被古人用来制成弓外，也可以用于制造农具、器具、家具和车辕等（潘富俊，2003：83）。由此可见，古代视桑树为极其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是《诗经》里的经济植物之一。正如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轲，1998：6），孟子只提桑树而不说其他植物，足以证明桑树在古代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笔者认为周代人民在为了生活而劳动的当儿，还能为诗歌里的“桑”注入了种种不同的意象颇感兴趣，促使笔者想要探析当代社会的民俗文化等如何影响“桑”所蕴含的意象和“桑”之意象所带来的艺术价值。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虽然《诗经》内容极为丰富，但在这 305 篇中，我们不难发现《诗经》对动物和植物进行了大量地描写。尤其是植物，不但种类繁多，且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根据孙作云在《诗经研究》里的〈《诗经》中的动植物〉所列出的统计数字：“《诗经》305 篇，共记载动、植物 252 种：计植物 143 种，内含草类 85 种、木类 58 种；动物 109 种，内含鸟类 35 种、兽类 26 种、虫类 33 种、鱼类 15 种。”（孙作云，2002b：7）这些数据显示出《诗经》中植物所占的比例远远大于动物。

在众多的植物种类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为“桑”，总共出现了 24 次。根据孟芳芳在其〈《诗经》中桑之意象小探〉一文中统计，国风中出现“桑”的次数最多，为十四篇：依次为《邶风·定之方中》、《邶风·桑中》、《卫风·氓》、《郑风·将仲子》、《郑风·山有扶苏》、《魏风·十亩之间》、《魏风·汾沮洳》、《唐风·鸛羽》、《秦风·车邻》、《秦风·黄鸟》、《曹风·鸣鸠》、《豳风·七月》、《豳风·鸛鸛》、《豳风·东山》；小雅七篇：《小雅·南山有台》、《小雅·黄鸟》、《小雅·小弁》、《小雅·小宛》、《小雅·桑扈》、《小雅·隰桑》、《小雅·白华》；大雅两篇：分别是《大雅·皇矣》和《大雅·桑柔》；以及鲁颂一篇：《鲁颂·泮水》（孟芳芳，2013：104）。

然而，在《小雅·小宛》以及《小雅·桑扈》中只是出现了“桑”一词而没有使用其本义；《郑风·山有扶苏》和《大雅·皇矣》则是没有直接使用“桑”一词，而是间接地使用了“桑”的别名。

由于《诗经》中没有直接表明“桑”在诗歌中有无其它更深层的意义或者意象，因此笔者决定着手研究，探析“桑”在诗歌中所蕴含的意义和意象。此外，笔者发现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竟然没有学者对《诗经》中出现“桑”的所有诗歌作出完整的研究，多数只摘取几首比较典型或著名的诗歌进行研究，因此只要诗歌中“桑”的使用符合本义或以“桑”的别名出现，将被列入研究范围，反之则不被纳入研究范围。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论文采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法去探讨周代时期的社会背景，并以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作为了解周代社会生活背景的书目之一。通过对周代时期社会背景及生活背景的了解，不难发现《诗经》中“桑”出现的次数极高的奥妙。

此外，笔者也使用了文本细读法来对《诗经》中含有“桑”的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通过文本细读法，笔者得知《诗经》中的“桑”不只有表面上的意思，也包含了许多意象。“桑”意象的使用不仅为诗歌带来了修饰性的作用，也赋予诗歌更深一层的内涵。

（四）前人研究回顾

孙作云在《诗经研究》中指出，毛亨所著的《毛传》是《诗经》最早的注释书，成书于战国末年，对《诗经》中动植物的名称都一一作了注释。东汉末年，郑玄为《诗经》作注子，即《毛诗笺》，也对《毛传》作了补充和纠正。三国时期，陆玑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生物学著作，以致后来研究《诗经》中动植物的学者多以此书作为基础并加以补充及考证。其中

北宋蔡卞的《毛诗名物解》二十卷、明代吴雨的《毛诗鸟兽草木考》二十卷、明代林兆琦的《毛诗多识篇》七卷、清代毛奇龄的《续毛诗鸟名》三卷、清代姚炳的《诗识名解》十五卷、清代陈大章的《诗传名物集览》十二卷以及清代多隆阿的《毛诗多识》二卷等都是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为基础（孙作云 a, 2002b: 4-6）。

由于《诗经》中对植物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因此许多学者纷纷对此特点展开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范围包括了植物的意象和文化蕴涵等等。就目前所搜索到的论文来看，前人对于《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研究较多，大约有四十篇左右；对于出现次数最多的“桑”意象的研究则较少，大约十篇左右。笔者将从众多论文中摘选其中的几篇，将其分类为对《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研究和《诗经》中“桑”意象的研究两个部分，并按照年份的先后进行归纳，为前人研究的部分进行阐述。

关于《诗经》中植物意象的研究方面，王青在〈《诗经》植物意象的文化解读〉一文中表示，《诗经》中的植物意象隐藏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植物除了可以是女性的象征，也可以象征着婚恋的特定场所、婚恋生活的隐语和用于寄情的信物等。

邱美在其〈《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响〉中表示，《诗经》中植物的其中一个意象群是“德”之物化，是儒家将人类的某些道德情操投射在自然景物中，将自然景物人格化、道德品格形象化。邱美也认为情之媒介是植物的意象群之一，那是因为爱情诗在十五国风里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而诗歌里也借用了果实或花草等作为情感的交流。“福”之喻体也是如此，以葛藤为例子，葛藤的的枝叶绵绵相连，所以形成了子孙繁盛、福禄绵绵的象征。

李亚丹在其〈《诗经·国风》植物意象研究〉中概述了意象的内涵和《诗经》中植物的意象。李亚丹认为意象可以分成七大类，分别是：送别类意象、思乡类意象、愁苦类意象、抒怀类意象、爱情类意象、战争类意象和闲适类意象。植物的意象则可分成人物类意象和情感类意象。而人物类意象又可细分成窈窕美人意象、谦谦君子意象和厌恶小人意象；情感类意象则可细分成美好爱情意象、思乡怀人意象和孝道感恩意象。

在《诗经》中“桑”意象的研究方面，张虹在〈《诗经》桑物象文化意蕴浅探〉中指出，《诗经》中的“桑”拥有特殊的文化意蕴。出现“桑”的诗歌往往与尊崇的情感、高尚的事物或者情爱婚姻有关。这些文化意蕴源自于先民的崇木情节、桑蚕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自殷商开始对桑的崇拜。

李训予在〈浅析《诗经》中的“桑”意象〉中表示，“桑”除了拥有自然意义之外，也被赋予更深一层的文学意义，其丰富的意蕴、原始崇拜和所延伸出来的“桑”与女性的形象息息相关。李训予认为，《诗经》中的“桑”不仅抒发了男女情爱之事，也表现出女性婚姻的不幸。此外，“桑”的意象也包括了桑女多姿多彩的形象。

李超在其〈《诗经》中桑意象的原型分析〉中结合了《诗经》中“桑”的意象，并运用原型批评理论对“桑”的意象进行原型分析。李超此举的目的在于揭示“桑”的意象从桑树崇拜至女子的形象、桑女的爱情以及家园的意象演变的过程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孟芳芳在其〈《诗经》中桑之意象小探〉一文中，将“桑”划分成多重的意象。孟芳芳认为，“桑”有生命意象、乡土意象和男女意象之分。孟芳芳也提出

了“桑”意象拥有多重文化意蕴的观点，“桑”除了代表着古代女子的形象之外，也与祭祀活动和古代的婚恋风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赵会莉在〈《诗经》中桑意象的文化观照〉表示，“桑”的用途广大，不但可以用来养蚕纺织，其果实可以充饥果腹或用来酿酒，桑材还可以用来制成农具和家具等。由于“桑”成为了当时人们的衣食之本，导致人们对“桑”怀有特殊的情感。也因为如此，“桑”的意象拥有了集体的文化意蕴。

王晓玉在〈国风中的“桑”意象及其义涵〉中道出了自己对“桑”的看法。王晓玉认为，《国风》中的桑并非单指自然界的植物，也拥有“意象”的特征。王晓玉将“桑”的意象义涵分为两种，分别是象征义和引申义。象征义指的是“桑”的意象积淀了故乡之思、男女情爱等内容；引申义则是指《国风》中部分诗歌里“桑”的意象逐渐转变成专指男女情爱的方面。

笔者将依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和分析作为参考，并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法和文本细读法在本论文中将“桑”在《诗经》中的意象加以论述，以及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桑”的意象

作为《诗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桑”，自然拥有除了植物“身份”以外的意象。意象在诗歌中的运用让诗歌拥有更深一层的意蕴，让读者阅读后产生意犹未尽的感觉。本章将探讨意象的内涵以及“桑”意象的分类。

（一）意象的内涵

“意象”的西文为“image”，源自于拉丁文“imago”，亚瑟·韦利语曾经说过：“意象是诗歌的灵魂”，因此西方学界认为意象研究是研究诗歌和诗剧重要的方法（周发祥，1997：120）。“意象”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

“子曰：‘书不言尽，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李学勤主编 a，1999：291）

此“立象”为《周易》里的八种卦象，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是先民对宇宙万物认知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并结合自然现象而创造出来的。阴爻与阳爻通过各种变化组合形成了六十四种卦象，这些卦象概括了自然中的所有事物，因此有了“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意义（李学勤主编，1999a：291）。所谓“立象以尽意”可以理解为以普通的语言和文字是

无法诠释出深奥精微的天道的，只有在隐喻、比拟、象征等手法的运用下，并借助于“象”才能领悟与传达“意”（李亚丹，2016：5）。另一种说法表示，意象的古义为“表意之象”。此“意”指的是圣人才能发现的“天下之赜”，孔颖达将其解释为只有圣人才能发现的“天下深赜之至理”（童庆炳主编，2004：230）。简单来说，意象的古义即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概念或哲理的艺术形象。

汉代王充最早将“意”和“象”合成为一个概念。他在《论衡·乱龙》中提出：“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王充，2010：328）此“意象”指的是以“熊麋之象”来象征某侯爵的威严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可见“意象”已经开始从虚无转化成具体的物质象征了。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审美与诗学范畴里“意象”的源头。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到：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怪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2000：369）

可见“意象”已经成为了融入情与理的表象，算得上是准确意义上的审美意象了。

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指出，物象是客观的，不会因为人的存在或喜怒哀乐而产生变化，但若进入诗人的构思便会带着诗人的主观色彩。要达到这种效果，必须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和筛选，以便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

学趣味。接着，再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并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中。

只有经过这两点的物象才算是诗歌中的意象（袁行霈，1996：52）。

现代学者认为，诗歌创作是一个观察、感受、思考、表达的个体主体化的过程（李亚丹，2016：6）。当诗人对外界事物产生特殊的情感，便物色一个或多个具体物象，将情感寄托在该物象中，使自身的感情色彩与该物象互相融合，好让读者在欣赏该作品时能够通过此物象进行艺术感知，还原诗人当时的所见所感。总的来说，意象是诗歌中作者所注入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意”是主观抽象的，“象”则是客观的。

若以情感或内容的不同来划分，意象的类型大约可分为七种，分别是送别类意象、思乡类意象、愁苦类意象、抒怀类意象、爱情类意象、战争类意象和闲适类意象（李亚丹，2016：8）。吴晟在《中国意象诗探讨》中表示，从感觉功能划分的话，审美意象可分为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味觉意象和触觉意象；从物质属性划分的话，则可分为自然意象、社会意象和人体自身意象，当中自然意象又可细分为植物类、动物类、自然景观类、风雨雷电自然现象类等（吴晟，2000：21）。

（二）“桑”意象的分类

自古以来，对《诗经》中众多植物意象进行研究的学者不计其数，研究成果颇为丰富。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得知，学者们各自以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对《诗经》中的植物进行探讨，有些学者从植物学的角度作出研究；有些学者从植物的类别作出研究；有些学者从植物的实用或药用价值作出研究；有些学者从植物的采摘

意象方面入手；有些学者则是从文化的角度对植物意象作出研究。当中更不乏从植物园角角度作出研究的学者。由此可见，学者们探讨《诗经》中植物意象的视角和方法五花八门。在《风》、《雅》、《颂》中，《国风》中出现“桑”的次数最多，为十四篇；其次是《大雅》和《小雅》，分别是两篇和七篇，出现“桑”次数最少的则是《鲁颂》，只有一篇。笔者将简单地把“桑”的多重意象进行分类，接着再浅析“桑”意象中的多重文化意蕴。

1. 生命意象

首先，“桑”有着生命意象。《后汉书·卓茂传》中提及，王莽执政时“置大司农六部丞，劝课农桑”，（范晔，2007：262）显示出统治者视农业发展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由于桑的用途极多，不仅可以用来制成农具和家具，也可以养蚕纺织，其果实更可以充饥果腹，是除了谷物类植物如麦、黍、稷、稻、粱、禾、菽之外统治者大力推广种植的植物之一。《邶风·定之方中》一共出现了两个“桑”字，分别是第二章的“降观于桑”和第三章的“说于桑田”。此二“桑”字皆有着桑田的意思。这首诗歌的用意在于歌颂并赞美卫文公从漕邑迁到楚丘重新建国的艰辛。从卫文公卜筑楚丘和到田地视察桑田的情况以及在雨后命令倌人驱车视察农桑并亲自前往劝导百姓农桑一事得知，卫文公深知农业生产对国家的重要性，所谓“民以食为天”，只有国家的人民吃饱喝足，不受饥荒的折磨，国家才能日渐强大，“駉牝三千”。《魏风·十亩之间》是一首劳动诗，讲述了采桑女在劳动了一天呼伴同归的情景。这首诗歌出现了两个“桑”字，分别是第一章的“桑者闲闲兮”和第二章的“桑者泄泄兮”。由于《诗经》中所描述的采

桑活动多由女性负责，因此“桑者”在此指的是采桑女。《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描写了周代农民一年四季劳动的过程和生活情况。这首诗歌一共出现了三个“桑”字，分别是第二章的“爰求柔桑”和第三章的“蚕月条桑”及“猗彼女桑”。“柔桑”指的是嫩桑叶；“条桑”指的是修剪桑树；“女桑”则与“柔桑”意思相同，皆是嫩桑叶的意思，《齐民要术》中提及“今俗呼桑树小而条长者女桑也”（贾思勰，2006：309），古代以“女”代“小”，因此“女桑”即“小桑”。此三句的内容大意为采桑女手提竹筐采摘嫩桑叶、在三月的时候修剪桑树的树枝以及倚着桑树的细枝采摘嫩桑叶。由于“桑树、桑林在远古时代先民的物质世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采桑缫丝是中国重要的农业活动，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李超，2011：36），人们的饮食、服饰及贸易都与桑树密切相关，桑树提供了人们食物和物质的保障。因此，《诗经》中的“桑”含有生命意象。

此外，“桑”也隐喻着死亡，那是因为“桑”的谐音为“丧”。闻一多在《古典新义·释桑》中对甲骨卜辞中“桑”的意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得出“桑”主要含有五种含义：即桑木、桑林、桑田、采桑和丧亡（闻一多，2011：476-479）。

《仪礼·士丧礼》中也提及“髻笄用桑”，郑玄将其注为“桑之为言丧也。”（李学勤主编，1999b：668）另外，《公羊传·文公二年》所提及的“虞主用桑”，何休注为“桑，犹丧也。”（李学勤主编，1999c：277）可见郑玄和何休二人均以“丧”释“桑”。马惠玲在《“桑”的语言文化意蕴阐释》中指出，“桑”和“丧”不但音同，古字也相同（马惠玲，2016：119）。在卜辞时代，“桑”和“桑”实为一字。甲骨文中的“桑”是个枝干毕备的象形字；金文则分为二，有些字形出现变异，通过枝干之间有丛聚的众“口”表现出来，当中“口”的数目

则从二到五口不等，因此有人也将“桑”释为“丧”或“噩”字。由此可见，“桑”与“丧”有着同源关系，二者不仅字形相似，读音相近，就连意义也相通。《秦风·黄鸟》中的“桑”就有着死亡的意思。《秦风·黄鸟》是一首刺诗，是秦国人民讽刺秦穆公以人殉葬的诗歌；也是一首挽诗，是秦国人民哀悼与祭奠“三良”，也就是子车氏三子奄息、仲行和钳虎的诗歌。这首诗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那就是第二章的“交交黄鸟，止于桑”。此“桑”字为双关语，作者以“桑”暗喻“丧”，为的就是渲染此诗悲惨凄凉的气氛。秦穆公生前想让他忠臣们与他一起共赴黄泉，死时果真有多达一百七十七人随他殉葬而死，当中包括奄息、仲行和钳虎三人。子车氏三子为秦国优秀的人才，秦国人民为了祭奠他们，在诗歌中一语双关，控诉秦穆公人殉制度的陋习。

2. 乡土意象

“桑”也有着乡土意象。就如孟子所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基于桑树的用途广大，古人经常在家园附近种植桑树。除了桑树之外，古人也会种植实用与药用价值颇高的梓树。后来，桑树和梓树渐渐地与家园划上等号，“桑梓”也因此成为了乡土与家园的象征，《小雅·小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首诗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在于第三章的“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是一个被父亲放逐的儿子抒发心中哀怨的诗，作者在诗中描写了内心的无助、孤独、哀怨、痛苦和愤愤不平等情感。所谓“睹物思人”，由于家里的桑梓是由父母所种，因此当他在路上看见桑梓时都会想起父母。虽然自己被父亲抛弃，但他还是对桑梓产生尊敬，毕竟没有一个做孩子的会不敬仰父亲、依恋母亲的。《豳风·东山》

是一首出征已久的士兵在归途中思念家乡的诗歌。全诗只出现了一个“桑”字，位于第一章的“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桑野是蠋（野蚕）的家园，作者触物起兴，把桑林里的蠋比喻成人，因此桑林也自然的有了家园的意象。作者出征多年的艰辛也让他更加思念故乡及家人。

3. 男女意象

除了生命意象和乡土意象，“桑”也有着男女意象。《诗经》里有着大量的婚恋诗，许多恋爱中的男女的约会地点都离不开桑林。桑林在古代是许多男女爱情萌芽的地方。由于采桑活动多由女性负责，桑林自然地成为女性劳动、熟悉的场所。再加上桑林内桑树茂密且幽静，隐蔽性高，因此桑林成为了女子与情人幽会的最佳场所。《邶风·桑中》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一首男子描述与情人幽会的诗歌，此诗的特点是作者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出自己对情人的情感。这首诗歌一共出现了三个“桑”字，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章的“期我乎桑中”。对于“桑中”一词有两种说法，有者认为这是卫国的地名，也称桑间；有者则认为“桑中”为桑林中。郭沫若在其《甲骨文研究》中表示，“桑中”即桑林的所在地，而“上宫”即祀桑之祠，也就是男女合欢幽会的地方（转引自赵会莉，2014：2）。此外，孙作云也在其《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桑中”即卫国的“桑林之社”。卫国是殷的故地，殷之社被称作“桑林”；而宋朝在殷之后，宋之社亦被称作“桑林”。孙作云认为，他们之所以把社称为“桑林”的原因是他们把桑树当作神树，在社的周围广泛种植，因此他们的社也被称为“桑林”。“社”原本是地神之祀，后来慢慢演变成男女聚会的场所。孙作云认为，

“上官”指的是“社”或高禖庙，那是因为古人将庙称为“宫”。那么“桑中”“上官”指的是“桑林之社”，因此这首诗的背景，是在举行桑林之社的祭祀时所唱的（孙作云，1966a: 305）。本论文偏向第二个说法，认为这首诗歌里的“桑”指的是桑林中，而不是地名。《卫风·氓》是一首弃妇诗，叙述了女主人公与氓恋爱、结婚、受虐以及被抛弃的过程。诗歌中流露出女主人公悔恨的心情以及决绝的态度，反映出古代社会的妇女在婚恋问题上受到压迫的现象。这首诗歌一共出现了三个“桑”字，分别是第三章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和第四章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这里的“桑”指的是桑叶，作者以桑叶的柔嫩比喻自己年轻时的美貌；以桑叶的坠落比喻自己容颜衰老。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至“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不仅隐喻了女主人公的容貌从年轻貌美到憔悴苍老的转变、隐喻着女主人公的爱情与婚姻从一开始的恩爱甜蜜到惨遭抛弃的悲剧，也暗示了时光的推移。期间，女主人公也劝导其他女子不要轻易沉溺于爱情，她以桑葚借喻男子，以斑鸠借喻女子，说道：“桑葚是甜的，斑鸠吃多了容易醉；爱情也是甜蜜而美好的，一旦沉溺于甜蜜的爱情中却容易上当受骗”，以此告诫女子不要盲目的相信男子的甜言蜜语，更不要沉溺在爱情里。女主人公也在诗歌中提及倘若男子对女子产生爱恋，要抛弃这段感情并非难事；但若是女子对男子产生感情，想要抛弃或是从这段感情中找到解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揭示了古代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小雅·白华》中的“桑”与《卫风·氓》中的“桑”的运用相似，女主人公都以桑自喻，是一首贵族弃妇诗。这首诗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那就是第四章的“樵彼桑薪，烝烘于燧”，“桑薪”指的是以桑树做的柴火，是品质较好的柴。《诗经注析》中提及孔颖达曾说道：“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养人，今不以炊爨，反燎于燧社，失其所也，

以兴幽王聘纳彼申国之女，不以为后，反黜之使为贱婢之事而已。”（程俊英，蒋见元著，1999：732）作者以桑薪不得其用，隐喻了女主人公的美德没有得到丈夫的欣赏，女主人公不但没有得到丈夫好好地对待，反而被对方抛弃。《郑风·将仲子》是一首女子拒绝与情人会面的诗歌，只出现了一个“桑”字，在于第二章的“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虽然女子与男子两情相悦，但碍于父母及社会舆论的压迫，女子不敢让男子贸贸然闯进家里。表面上女子交代男子不要翻越她家的围墙，实际上也暗喻着他们之间的感情还不能跨越下一步。《魏风·汾沮洳》是一首女子赞美情人的诗歌。诗歌中只出现了一个“桑”字，那就是第二章的“言采其桑”，“桑”在这里指的是桑叶的意思。女子借“桑”来表达自己对心上人的情感。《小雅·隰桑》是一首妇女思念丈夫的诗歌，全诗一共出现了三个“桑”字，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章的“隰桑有阿”。这里的“桑”指的是桑树，前三章是女主人公在心里设想的幽会场景，第四章则是描写这段感情的苦恼和矛盾。由于古代桑林是男女幽会的场所，因此女主人公看到枝叶茂盛的桑林时触景生情，并设想自己与丈夫幽会时的场景。

4. “桑”与古代的婚恋风俗

“桑”除了有以上的多重意象之外，也有着多重文化意蕴。首先是“桑”与古代的婚恋风俗。在远古时期，男女之间的交往没有太多的束缚，也较自由。“所谓的‘桑间濮上’在当时是有国家的法令规定的。”（孟芳芳，2013：106）《周礼·地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李学勤主编，1999d：362）可见当时身份自由的男女是可

以公开相会的。聘婚在古代是一种正式缔结婚姻的方式。古代的婚嫁有“六礼”，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迎亲（王巍，2004：215）。《国语·越语上》中提及：“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左丘明，2005：191）基于这种婚俗和法令，人们无法自由选择自己向往的婚姻。相比起普通百姓，官宦女子所受的规矩和束缚更多，因此他们对自由婚姻的向往更加强烈。在《卫风·氓》中，“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和“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都具体叙述了女子从恋爱到被抛弃和反抗的过程。桑叶的变化恰恰反映了女子的容貌和感情的变化过程。《郑风·将仲子》中的“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和“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说明了女子因受到家庭与社会舆论的压迫而不敢私自与情人会面，更不敢让他进屋。由于两人没有媒妁之言或父母之命，因此女子害怕倘若情人擅自翻越围墙将会受到父母的责骂以及社会的批评。

5. “桑”与祭祀活动的关系

接着是“桑”与祭祀活动的关系。“《路史·余论六》云：‘桑林者，社也。’”（转引自赵会莉，2014：2）桑树是殷商时期的社树，因此“桑林”也就成了殷社的代名词。农耕社会最大的祭祀活动是社祭，通常都在周围种植树木的空地上举行。据《墨子·明鬼》介绍：“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曰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位。”（墨子等人撰，2005：62）“《说文》引《周礼》说：‘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转

引自赵会莉，2014：2）殷商之所以会以林为社与桑树的广泛种植和桑树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有关，这也让桑从原始人对其他树木的普遍崇拜中独树一帜。

6. “桑”与古代女子的形象

最后是“桑”与古代女子的形象。由于采桑缫丝是中国重要的农业活动，也因为男耕女织的关系，因此采桑养蚕这类劳动多由女性负责。例如《魏风·十亩之间》讲述了采桑女在劳动了一天呼伴同归的情景。《豳风·七月》则描写了采桑女的形象，“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和“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具体的把采桑女采桑时的情景呈现出来。在《小雅·隰桑》中，“隰桑有阿，其叶有难”、“隰桑有阿，其叶有沃”和“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描写了桑叶的茂盛、柔美与颜色，采桑女在桑田里穿梭，桑叶的柔嫩与采桑女的温柔互相呼应，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除了以上诗歌中的“桑”有着特殊的意象之外，《诗经》里其他含有“桑”的诗歌皆使用“桑”本义。例如《唐风·鸛羽》、《秦风·车邻》和《豳风·鸛鸣》里的“桑”只是作为一个自然地理背景而存在，并没有其他意象。《曹风·鸛鸣》和《小雅·南山有台》里的“桑”也没有其他意象，但他们却在赞美君子的手法上有着起兴的作用。《曹风·鸛鸣》的第一章至第四章都以“鸛鸣在桑”作为开头，其子却“在梅”、“在棘”、“在榛”，作者以鸛鸣起兴，比喻君子的言行一致且内心坚定。陆冰指出，鸛鸣也称布谷鸟，除了广受劳动阶层的喜爱和欢迎，也是公认具有专一性格的鸟类（陆冰，2012：42）。由于桑和鸛鸣都有着正面的意象，因此两者同时运用更凸显出君子良好的品性。《小雅·南山有台》

也是以南山和北山的植物起兴，如台、桑、杞、栲、枸和菜、杨、李、柷、枏，就好象国家拥有各种美德的君子一样，因此“桑”在此没有其他特别的意象。在《小雅·黄鸟》中，“桑”也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作者表面上是在怒骂黄鸟不要停留在谷（楮树）、桑树和栩（柞树）上，并不要啄食自己种下的粮食，实际上是在批评那些经常欺负和看不起他的当地人，黄鸟只是用作比喻而已。《大雅·桑柔》中的“桑”也是用作比喻，“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刘，瘼此下民”描述了茂盛的柔桑树下原本树荫遍布，但在不断地采摘下导致桑叶剥落稀疏。作者以桑叶被采光导致人们不能得到庇荫来比喻百姓受统治者剥削的情况。《鲁颂·泮水》以鸚比喻淮夷。“食我桑葚，怀我好音”的意思为鸚食用了鲁国的桑葚，也就是淮夷使者接受了鲁国的招待后，决定投降于鲁，此“桑”并无其他意象。《郑风·扶苏》和《大雅·皇矣》则较为特别，诗歌中并没有直接出现“桑”字，而是使用了“桑”的别名。《郑风·扶苏》就以“扶苏”这个名称代表桑树，诗歌中出现的植物均有着起兴的作用，扶苏也与男女约会的场所无关。《大雅·皇矣》则以“檿”代表山桑，“柘”代表黄桑。这是一首描述周国祖先开国历史的诗歌，“攘之剔之，其檿其柘”显示出太王开辟周原的艰辛，因此“桑”在这首诗歌也没有其他特殊意象。

（三）“桑”在《诗经》以后的运用

由于植桑养蚕在古代社会的经济与生活中占了重要的地位，“桑”成为了各个朝代的诗词中经常出现的植物及吟咏的对象。继周代的《诗经》以后，接下

来各个朝代的诗词中都延续了“桑”的运用，所蕴含的意象也与周代时期大同小异。

就所搜索到的资料来看，《诗经》以后“桑”的意象大多偏向乡土意象或男女意象方面，至于生命意象则暂时无法找到相关资料。

在象征家园情怀方面，有唐代柳宗元的《闻黄鹂》。作者在被贬到他乡的时候，忽然听见黄鹂的叫声，因此“令我生心忆桑梓”。魏晋时期陆机所创的《百年歌》是讲述人生百年的乐府诗，当中提到了“辞官致禄归桑梓”。汉代张衡在《南都赋》中寄托了自身对家乡深厚的情感，希望可以“永世克孝，怀桑梓焉”。南北朝的谢灵运在《孝感赋》中感叹道，每每想起祖先宗祠的所在地时，总是会“忆桑梓而零泪”。在中国文化中，“桑梓”是故乡、家园的象征（杨灿，2014：117），因此这些诗句里的“桑”皆有着故乡、家园的意思。

桑林在古代是男女幽会的场所，因此“桑”在《诗经》以后的运用自然也象征着男女情事。南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夏歌》描述了妇女对出门在外的丈夫的思念。当“田蚕事已毕”时，妇女却不能像其他妇女那样开始休息，而是冒着炎热的天气替丈夫缝制凉爽的夏装，准备寄给远方的丈夫。唐代李白的《春思》是一首妻子思念远征丈夫的诗歌。当丈夫所在的地方“燕草如碧丝”时，妻子身处的位置却是“秦桑低绿枝”，中春时节，桑叶繁茂，妻子触景生情，盼望丈夫早日归来。

“桑”在古代对人们的生活和经济起这种大的作用，大量的种植导致人们经常会接触到“桑”这种植物，因此“桑”逐渐从日常生活中走进人们的诗歌里。

三、“桑”意象的艺术价值

大量的名物运用是《诗经》语言上的一大特色。这些名物的外部特征和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让《诗经》有了不同的美学效应。本章将浅析《诗经》里“桑”的意象所带来的艺术价值。

（一）含蓄婉转

何谓含蓄美？李元洛在其《诗美学》中表示：“艺术的含蓄，就是将丰富深广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内容，熔铸含蓄在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作者不笨拙地直接宣扬或解说自己的观点，而是充分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通过艺术形象的欣赏，而得到思想感情的陶冶和美的享受。”（李元洛，1990：477）简单来说，就是诗人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情感，而是将情感寄托于物象，借物象来传达。如此一来，诗歌就会有韵味，给人带来一种意味深长的感觉。这就是意象的运用所带来的含蓄婉转的美。这里的“含蓄”涵盖了两个方面，分别是意义上的“隐”和情感上的“寄托”。

先儒对于《诗经》中的含蓄谈论得最多的是比兴句中的名物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吕华亮，2010：147）。例如在《周南·关雎》中对雎鸠的解读为“鸟挚而有别……后妃……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周南·螽斯》中对螽斯的解读为“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曹风·鸣鸠》中对鸣鸠的解读为“鸣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

家，德亦然”，这些解读都着重于挖掘名物中所蕴藏的道德意义。《诗经》中比兴句里的名物许多都有着深层的含义，有些还与道德政治有关。例如《周南·麟之趾》用“麟”来赞美公族之德、《邶风·墙有茨》用墙上的蒺藜来影射宫中的淫昏之行、《魏风·硕鼠》用田鼠来比喻贪得无厌的剥削者。若是在《诗经》中提及玉饰，则象征着道德品行。《诗经》的含蓄美主要表现在名物的使用所造成的诗意或者诗情的隐藏，从而使作品产生含蓄委婉、耐人寻味的审美效果。所谓的“含蓄”有着“隐”的意思。“隐”是古人擅长的语言技巧，既不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情感，而是通过与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互相契合的物象含蓄婉转地表达出来。古人使用隐语的原因很多，有些是不能直说，有些是不敢直说；有些是为了增加语言的吸引力，有些则是不便直说，例如涉及到男女情事或违背道德的事，古人选择借用相关的名物婉转地表达其意。

吕华亮在《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中将“隐”分为两类，分别是“隐义”型含蓄美和“隐情”型含蓄美（吕华亮，2010：148）。“隐义”型含蓄美即诗人没有直接将诗的本义说出，而是将本义蕴藏在诗歌中的名物里；“隐情”型含蓄美则是诗歌中看似单纯的描写一些名物，实际上这些名物蕴藏了作者的思想情感或营造了与诗人情感互相契合的一种氛围。然而，在诗歌表达中，“情”和“义”是不可分的，因为在名物表“义”的同时，实际上也蕴藏着诗人的情感。

《诗经》中的许多诗歌里，作者都不直接表达出内心的情感，而是以“桑”来暗示其情感或为情感抒发营造氛围，从而带出含蓄婉转的效果。在《卫风·氓》中，女子以“桑”自喻，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和“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来暗喻自己年轻时的美貌和后来的容颜衰老，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容貌的改变和爱情与婚姻从恩爱甜蜜到惨遭抛弃的悲剧。《小雅·白华》中“桑”的运用与《卫

风·氓·》相似，女主人公都是以“桑”自喻。在《小雅·白华》中，女主人公以“樵彼桑薪，烝烘于熉”来暗指自身的美德不但没有得到丈夫的赏识，反而遭受到不好的对待以及被抛弃的命运。女主人公以桑薪不得其用委婉的解释了自身的悲惨命运。在《郑风·将仲子》中，女主人公表面上以“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阻止男子翻越她家的围墙，实际上是委婉地告知男子两人之间的感情还不能跨越下一步。《秦风·黄鸟》是一首讽刺秦穆公的诗。由于人民不敢也不能直接表达对秦穆公的不满，因此以“交交黄鸟，止于桑”来讽刺秦穆公。作者以“桑”代“丧”，委婉地将对子车氏三子的悼念和对秦穆公的不满表达出来。

作者通过隐喻和象征手法等的运用让诗歌的内涵丰富且不会过于直白，“桑”意象的运用也让诗歌产生了含蓄婉转的艺术效果。

（二）质朴清新

《诗经》向来以质朴之美为后人称道。《师友诗传录》中说道：“诗有正味焉。太羹元酒，陶匏茧栗，诗‘三百篇’是也。”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也说道：“‘三百篇’之神理意境，不可不学也。神理意境者何……纯任天机，三也。”（转引自吕华亮，2010：128）所谓的“太羹元酒，陶匏茧栗”和“纯任天机”指的就是《诗经》中的质朴之美。

质朴是《诗经》从内容到形式所展现出来的整体艺术风格。从内容上看，《诗经》通过对日常生活中真实场景的描绘，再现了先民们平凡而生动的生活场景，作品中也没有添加任何幻想或怪异的情景。从思想感情上看，《诗经》中所表达的情感朴实而纯美，且不矫揉造作。从语言上看，《诗经》中的语言平实无华，

不虚构夸诞，但是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的运用却使《诗经》带有某种野性的质朴。

无论是哪一个方面，《诗经》都是借助名物的叙述以达到质朴美的艺术效果。

《诗经》中大量的描写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名物表现出了其质朴清新的艺术价值，当中“桑”也具备了这种艺术效果。《邶风·定之方中》大量描写了日常所见的建筑物和植物，如楚宫、楚室、榛栗、椅桐梓漆、琴瑟等等。当中自然也包括了出现次数最多的“桑”，作者对这些常见景物和“桑”的描写让读者能够更了解周代时期的情形。《魏风·十亩之间》是一首描写采桑女在劳动了一天 after 呼伴同归的诗歌。诗歌中描述了采桑女在桑田里采桑的情景，诗歌中流露出欢乐的气氛感染了读者，所描绘的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也为读者带来了质朴清新的感觉。《豳风·七月》是一首农事诗，描绘了周代农民一年四季劳动的过程和生活情况。作者对采桑女日常的采桑活动和一年四季劳动过程的叙述不仅表现出周代人民质朴的生活，也让当时的情景生动起来，仿佛真实的展现在读者眼前。

《诗经》中所描写的名物多数为周代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诗人将其原原本本的采纳并写进诗歌里，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和情感。在这些名物如“桑”的作用下，《诗经》中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质朴清新的艺术效果。

（三）意境营造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在于意境，意境的讲究是古典诗歌中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是古今评论家评判诗歌良莠的标准之一。若要论述植物意象的运用所营造的意境之美和艺术价值，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意境。袁行霈曾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说过：“在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艺理论中，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

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袁行霈，1996：23）。按照袁行霈的观点，意境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情和境。情属虚，而境属实，情寓于境，境不仅是情的物质载体，也是情的外在表现，只有情境交融，才能让作品更具有艺术魅力。

从形式方面来看，意境展现出一种“有意味”的画面，这种画面是诗人通过对客观物象的描述完成的（吕华亮，2010：165）。诗人对外在物象的把握是意境成功创造的主要原因，因为一旦产生某种感情，那种感情将会是不变的，但透过何种物境将它艺术地再现出来则是灵活多变的。恰当的物境能让诗人充分地将情感展现出来，增添情感的色彩。相反的，不恰当的物境因为没有与情感互相契合，反而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可见客观物象（即名物）的选择与描绘对意境的创造产生重大的影响。

《诗经》中许多诗歌都达到了主观情感与客观物境的统一，形成了“物我交融”的意境。作为一部抒情歌集，无论是《国风》或是《大雅》《小雅》都充满着浓浓的感情。在许多诗歌中，诗人情感的抒发往往都与名物的描写紧密相连，或触物起情，或叙物言情，情与物互相汇合，以致达到了物中有情、情中有物的境界。职是之故，可以说明后代诗人所追求的情物两谐的意境起源于《诗经》。

《诗经》中构成“有意味”画面的物象多数由自然名物如草木鸟兽等充当。因此，名物影响着《诗经》意象的生成、风貌和特点等。《诗经》中意境的创造方式可分为两种，分别是情随物生和择物寄情。情随物生即诗人在突遇某种物境时触动了内心深处潜藏的某种情感，于是借助眼前物境的描写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而此物境也因此成为了情感的物质载体，化为充满情思的艺术境界。择物寄情则是诗人心中有着某种强烈的情感想要抒发，于是将情感注入在恰当的客观物

象中，通过对物境的描写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这样一来，客观物境将蕴含着诗人的主观情感，化为感人的意境。

《诗经》中的“桑”为诗歌营造了各种不同的意境。例如在《小雅·小弁》中，作者因为思念家人，因此往往都“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只要在路上看见桑梓都会想起父母。作者触景生情，那是因为古代家里的桑梓都是由父母所种，导致他只要看见桑梓，就会想起家中的父母。《豳风·东山》中的“桑”也是如此。作者身为一个出征已久的士兵，在返家的途中看见“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因而想起自己离开已久的家园。这两首诗歌的共同点在于作者皆是触景生情，因此此为情随物生的例子。《邶风·桑中》反复出现了“其我乎桑中”，那是因为男子思念情人，所以男子借他们经常约会的场所——桑林来传达自己对情人的思念。《小雅·隰桑》则反复出现了“隰桑有阿”，由于女主人公思念丈夫，因此寄情于“桑”，并以“桑”来表达对丈夫的思念。这两首诗歌的共同点则在于作者皆是寄情于“桑”，因此此为择物寄情的例子。

由此可见，作者主观的情感与客观物境的交融为诗歌增添了许多感情色彩。

“桑”意象的运用也为诗歌中意境的营造产生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四、结论

笔者在为《诗经》中“桑”之意象做出分类的时候，面临了一些困难。笔者在做出分类时，偶尔会遇到不晓得应该把“桑”归类为哪一个意象的情况发生。那是因为通常一种名物不止会有一种象征意义，有时也会有多种象征意义，因此在进行归类的时候难免会面对这种状况，然而，在使用文本细读法对诗歌进行分析性的细读后，此状况得以解决。

在对《诗经》中“桑”的意象进行归纳后，笔者发现不论周代人民当时生活在那一个地域，对于“桑”的意象和文化意蕴的解读是一致的。此现象在十五国风“桑”意象的归纳得以看出。无论是单纯的“桑”之意象或更深层的文化蕴涵，十五国风是根据其意象和文化蕴涵进行分类的，而不是说某一个地域认为“桑”的意象是 A，另一个地域却认为“桑”的意象是 B。

笔者认为，周代人民之所以经常把“桑”放入诗歌内，除了是因为“桑”与人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之外，也与他们所重视的方面有关。对于古人来说，他们不像现代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也不像现代人能在网络发达的时代轻易地得到许多资讯，他们目光所及，就只有眼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植桑养蚕是当时主要的农业产业，倘若桑树遭到病害，蚕就会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蚕死后就无法吐丝制成丝绸，人类也会因此而无法拥有以丝绸制成的衣裳，经济状况也将受到影响。由此可见，桑树若受到病害所带来的影响是一连串的。

不仅如此，《诗经》中“桑”的运用也反映了周代人民的生活与思考模式。由于桑树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经济植物，因此他们相当珍惜桑树以及大自然给予

他们的一切。古人的生活模式较为辛苦，很多时候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得到一些东西。就以桑蚕作为例子，若要得到一件丝织品，首先需要种植桑树，有了桑树才能养蚕。待蚕吐丝后，需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最后的丝织品。古人对于得来不易的物品会更加珍惜，很少会有东西坏了就丢掉的情况，通常都会选择对其进行修补。相反的，现代人的生活模式过于舒适，许多东西都可以轻易地得到，导致他们把所拥有的一切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更谈不上珍惜了。

总的来说，“桑”意象的运用为诗歌带来了不同的艺术价值，不仅增添了诗歌的语言特色，也赋予诗歌更深层的内涵。

引用书目

一、古籍书目

- 1) 程俊英, 蒋见元 (1999), 《诗经注析》上下册 (全二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2) 范晔 (2007), 《后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 3) 孔子 (1977), 《论语会笺》 (朱熹集注, 竹天光鸿会笺), 台北: 广文书局印行。
- 4) 刘勰 (2000),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 (黄叔林注, 李祥补注, 杨明照校注拾遗), 下册 (全二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5) 贾思勰 (2006), 《齐民要术译注》 (缪启愉、缪桂龙译注), 上海: 古籍出版社。
- 6) 墨子等人撰 (2005),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墨子、晏子春秋》,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7) 李学勤主编 (1999a), 《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8) 李学勤主编 (1999b), 《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 (郑玄注, 贾公彦疏), 上册 (全二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9) 李学勤主编 (1999c),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 (公羊寿传, 何休解诂, 徐彦疏),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0) 李学勤主编 (1999d), 《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郑玄注, 贾公彦疏), 上册(全二册),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1) 孟轲(1998), 《四部要籍注疏丛刊: 孟子》(赵岐等注), 上册(全二册), 北京: 中华书局。
- 12) 王充(2010), 《论衡校注》(张宗祥校注, 郑绍昌标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3) 左丘明(2005), 《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国语、元史纪事本末》,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二、现代书目

- 1) 耿焯(1996), 《诗经中的经济植物》, 台湾: 商务印书馆。
- 2) 李元洛(1990), 《诗美学》, 台北: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3) 陆文郁(1992), 《诗草木今释》, 台北: 长安出版社。
- 4) 吕华亮(2010), 《诗经名物的文学价值研究》,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 5) 潘富俊(2003), 《诗经植物图鉴》,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6) 孙克强(1997), 《诗经与中国文化》,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 7) 孙作云(1966a),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 8) 孙作云(2002b), 《孙作云文集(第2卷)〈诗经〉研究》,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 9) 童庆炳主编(2006), 《文学理论教程》,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10) 王巍(2004), 《诗经民俗文化阐释》,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1) 闻一多 (2011), 《古典新义》,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2) 吴晟 (2000), 《中国意象诗探索》,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13) 袁行霈 (1996),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4) 周发祥 (1997), 《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 江苏: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三、期刊论文

- 1) 李超 (2011), 〈《诗经》中桑意象的原型分析〉, 《剑南文学 (经典教苑)》, 页 36-37。
- 2) 李训予 (2011), 〈浅析《诗经》中的“桑”意象〉, 《时代文学 (下半月)》, 页 196-197。
- 3) 陆冰 (2012), 〈《诗》之桑〉, 《苏州科技学院院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29 卷第 2 期, 页 37-42。
- 4) 马惠玲 (2016), 〈“桑”的语言文化意蕴阐释〉, 《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56 卷第 6 期, 页 116-122。
- 5) 孟芳芳 (2013), 〈《诗经》中桑之意象小探〉,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页 104-107。
- 6) 王青 (2007), 〈《诗经》植物意象的文化解读〉, 《河海大学学报》, 2007 年第 9 卷第 2 期, 页 59-62。
- 7) 王晓玉 (2014), 〈国风中的“桑”意象及其义涵〉, 《丽水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36 卷第 4 期, 页 32-36。

- 8) 杨灿 (2014), 〈古典诗歌中的蚕桑意象及其生态审美意蕴〉,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8 卷第 6 期, 页 116-119。
- 9) 应霞 (1991), 〈桑树的药用价值〉, 《浙江省农科院情报研究所》, 页 35。
- 10) 张虹 (2010), 〈《诗经》桑物象文化意蕴浅探〉,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 年第 25 卷第 3 期, 页 46-69。
- 11) 赵会莉 (2014), 〈《诗经》中桑意象的文化观照〉,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5 期, 页 1-2。

四、学位论文

- 1) 邱美 (2008), 〈《诗经》中的植物意象及其影响〉, 未出版硕士论文, 苏州大学, 江苏。
- 2) 李亚丹 (2016), 〈《诗经·国风》植物意象研究〉, 未出版硕士论文, 陕西理工学院, 汉中。

附录

附录（一）：《邶风·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
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騂牝三千！

附录（二）：《邶风·桑中》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麦矣？沫之北矣。云谁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东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附录（三）：《卫风·氓》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坳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附录（四）：《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附录（五）：《郑风·山有扶苏》

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桥松，隰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附录（六）：《魏风·十亩之间》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附录（七）：《魏风·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附录（八）：《唐风·鸛羽》

肃肃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鸛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鸛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稷。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

附录（九）：《秦风·车邻》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耄。

阪有桑，隰有杨。既见君子，并坐鼓簧。今者不乐，逝者其亡。

附录（十）：《秦风·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鉏虎。维此鉏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附录（十一）：《曹风·鸣鸠》

鸣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鸣鸠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鸣鸠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

鸣鸠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附录（十二）：《豳风·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鬻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

四月秀葍，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豸，献豸于公。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飧，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附录（十三）：《豳风·鸛鸣》

鸛鸣鸛鸣，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脩脩。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附录（十四）：《豳风·东山》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
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
蠨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
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熠其羽。之子于归，
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附录（十五）：《小雅·南山有台》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乐只君子，万寿无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乐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乐只君子，遐不眉寿？乐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乐只君子，遐不黄耇？乐只君子，保艾尔后。

附录（十六）：《小雅·黄鸟》

黄鸟黄鸟，无集于穀，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

黄鸟黄鸟，无集于桑，无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

附录十七：《小雅·小弁》

弁彼鸛斯，归飞提提。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

踽踽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¹⁶，靡依匪母。不属于毛，不罹于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漙者渊，萑苇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坏木，疾用无枝。心之忧矣，宁莫之知。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维其忍之。心之忧矣，涕既陨之。

君子信谗，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附录十八：《小雅·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附录十九：《小雅·白华》

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

英英白云，露彼菅茅。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滌池北流，浸彼稻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樵彼桑薪，印烘于熅。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念子懆懆，视我迈迈。

有鹳在梁，有鹤在林。维彼硕人，实劳我心。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远，俾我疢兮。

附录二十：《大雅·皇矣》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柵。启之辟之，其怪其据。攘之剔之，其慝其柘。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谓文王，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

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

附录（二十一）：《大雅·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騤騤，旃旒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忧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覯瘠，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如彼遄风，亦孔之僇。民有肃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蠹贼，稼穡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谷。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86。

附录二十二：《鲁颂·泮水》

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其旂茝茝，鸾声哶哶。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思乐泮水，薄采其藻。鲁侯戾止，其马蹻蹻。其马蹻蹻，其音昭昭。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

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狄彼东南。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凶，在泮献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车孔博，徒御无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尔犹，淮夷卒获。

翩彼飞鸢，集于泮林。食我桑葚，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